

两情相依

长篇小说 (香港) 严沁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两情相依

(香港) 严沁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长篇小说

两情相依

(香港) 严沁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130号)

济南东郊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.75 插页2 字数196,000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06-0058-3/I·56 定价: 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香港女作家严沁的长篇言情小说。台北姑娘施梨梨和施翠玲是一对美若天仙的姐妹。年轻、俊秀、有才干的某工厂厂长唐之虎，在苦心追求下，终于获得了异女施梨梨的爱情，这遭到了妹妹施翠玲的嫉妒。她利用姐姐耳聋听不见的缺陷，百般挑唆，从中插足，幻想从姐姐的手中夺回唐之虎的爱。其间，热爱中国的美国姑娘叶丽珠因失恋而寄宿唐之虎家中，也暗中恋着唐之虎。在这复杂恼人的爱情纠葛中，唐之虎笃定、专一地爱着施梨梨，终成眷属。不幸的是，施梨梨婚后发现自己有不孕症；出于对唐之虎的爱，她留下手书毅然出走，把幸福留给了叶丽珠。小说在唐之虎的爱情生活上，展开多线索、多层次的故事，情节曲折，文笔清丽，对话生动、诙谐、风趣，令人捧腹而笑不忍释卷，可读性非常强。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。

一层又一层的，我的目的必需更上一层楼。还没有踏上四楼，就碰上个穿着紧身衣裳的女人，颜色红得不得了，年龄在二十岁的样子，她的丰满，无疑问地显示她已成熟了。

神情焦急的往下跑，她看见了我，立刻停住了她快速的步子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很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说：

“我叫施翠玲，你可是到四楼找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笑笑，“你挡住了我的去路。”

“几号？”

“22号之3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一个同学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快乐鬼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施翠玲圆圆的脸蛋上，顿时掠着惊异，我知道自己回答得太快了，便又说：“我找唐国青，因为叫惯了快乐鬼。”

“男的？还是女的？”

“不男不女。”

“说话怎么这样绝嘛！”

“他是男的，但他的头发长得像个女的。”

“披头就是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是，”施翠玲想了想：“今天晚上，没有不男不女的男孩子。”

“有的，他住在22号之3。”

“你有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多月。”

“难怪，你的披头朋友搬家了，搬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。”

我有些惆怅，好不容易来，快乐鬼却搬家了，连封信都没有，倒变成了懒鬼，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“喂！”施翠玲伸手，想要拉我的模样，她把手缩回去，轻轻地咬了几下手指：“请你帮个忙行吗？”

“我身上只有五十块。”

“谁要你的钱，”施翠玲不屑地：“我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打断施翠玲的话：“更应该为你效劳了。”

“会跳舞吗？”

“差一点就做了教舞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施翠玲惊喜着：“我就住在22号之3，跟我一起上去。”

“施小姐！你……”

“不要怕，没有人会吃了你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唐之虎。”

“什么？唐伯虎？”

“一字之差，之乎也者的之。”

“不管你什么虎。”

“但我要知道……。”

“舞会已经开始很久了，可是，那个可恨的家伙还没有来，大概是不会来了，即使来了，也不再欢迎他。”

“于是，你要我客串你的男朋友？”

“对了，”施翠玲很坦白，“你答应吗？”

“我够资格？”

“足够了。”

“难道，你的同学们不认识你的男朋友？”

“我也只不过见了一面，喂！不要多问了，有机会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假如没有碰着我呢？”

“我就输了，下次开舞会，我一个人得出三百块。钱是小事，没有面子呀！快，我们上去，拜托，放潇洒些。”

“我该说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说，嘴角挂着微笑就好了。”

“这倒是我的‘专长’。”

因而，我就跟着施翠玲上去，做她的客串男朋友，想想，也蛮有趣的。推开门，音乐很美，施翠玲居然拉着我的手，一直往里走。走近电唱机，她任性地停止了音乐，大声宣布说：“各位！这位是唐之虎先生，因为计程车司机找不到地方，绕了很久，所以来晚了一点——现在，应该是我获胜吧！”

一阵热烈的掌声，算是通过了，施翠玲把我“献宝”似的，又拉着我，一一的介绍她的男女同学。介绍完了，施翠玲说：

“我请你跳舞。”

“应该由我请。”

拥着施翠玲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很滑稽，幸得我没有女朋友，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内疚。这房子，快乐鬼住的时候，我来过，相当的大，现在，施家布置得更漂亮。

“你跳得的确不错。”

“不然，我不敢客串。”

“你表现得令人满意。”

“你获胜了，为你高兴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是否需要祝你生日快乐？”

“不用，因为今天的舞会，完全是为了打赌。”

“他们怎么知道你认识了一个男孩子？”

“我自己说的，长得并不怎么样，但我瞎吹，说他是如何如何的英俊，如何如何的潇洒。”

“他们相信了？”

“将信将疑。所以，他们闹着要见我的‘白马王子’，我被他们闹得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，我开个舞会请他来，如果来了，他们要给我六百元，如果不来，我输三百元。”

“你的用意……”

“六百元没有吓倒他们。”

“他们冤枉了六百元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施翠玲望着我，圆圆的脸，红苹果似的。

“快说嘛！”

“因为我并不如何如何的英俊，如何如何的潇洒。”

“我感觉到很够面子了，谢谢你的帮忙。”

“父母呢？”

“不在家。”

“难怪可以闹翻了天，”我笑着说：“我也很意外，很光荣地变成了其中的一份子。”

“我发觉你很会说话。”

“在你的同学们面前，绝不多说，以笑为主。”

“你笑得很可爱，知道吗？”

“没有对镜自我欣赏过，所以不知道。”

“回家，可以多照几次，别忘了笑。”

“我记住。”

施翠玲有慷他人之慨的味道，她说：“你可以去请任何一位小姐跳舞。”

“为什么给我这份‘特权’？”

“同学们会说我大方，够意思。”

我点点头，原来如此。既然拥有了这份“特权”，我得注意好的目标了，失望得很，除了施翠玲，真还找不出高个子来，尽管她们都穿了高跟鞋，而我又不太喜欢矮的。跳跳舞而已，不是选女朋友呀！管她们矮的、高的、瘦的、胖的、美的、丑的、玩个痛快再说，反正，今天晚上是个意外。真的，我玩得很开心。舞会到十点钟结束了，施翠玲又进去换了一件洋装，大概是偏爱红的，她并不算太美，但她很艳丽。

“我也该走了，谢谢你的邀请。”

“送送你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等于客串一阵你的女朋友，够资格吗？”

“非常漂亮的客串。”

下了四楼，微风吹得好舒服，并不是挑拨，但我说。

“那位先生真的没有来，很不应该。”

“不要再提他了”，施翠玲踢着路边的石子儿，“他那种人值不得我生气。”

“想得开的人，便是最会享福的人。”

“以后，欢迎你常来玩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有一部计程车经过，我立刻招手，当我坐上去，车子缓缓前进时，“施小姐：再见。”

只见施翠玲丢给了司机一百块钱，转身就跑了，我也不能要司机再倒回去，只好暂时收下再说。一路上，我闭上眼睛，回味着这传奇式的艳遇。

快乐鬼突然来访，一见了面，我就埋怨着：“喂！怎么搞的，搬了家，也不给个电话，害得我去白跑了一趟。”

“实在太忙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为什么搬家？”

“太太肚子大了，爬四楼吃不消，只好搬家。”

“生那么多干吗？结婚四年，生了四个半，快乐鬼！可以叫停了。”

“即使又是一千金，也要动手术了，”快乐鬼猛吸了一口气：“不然，便会占了你的名额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准备竞选光棍会的主席，”我说：“现在，不要说儿子，连孙子都耽误了。”

“不要挑了，有个太太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“喂！你太太小产的那一次，我都为你捏一把冷汗，好险。”

“她自己走路不当心。”

“快乐鬼！那天晚上没有找到你，哈哈！有了艳遇。”

“哦！说给我来听。”

一支香烟的时间，我说完了，快乐鬼在我腿上一拍，为我高兴地说：

“可能是上帝的安排。”

我摇摇头，并没有多大兴趣：“施翠玲很热情，如果在一起玩玩，很够味；做女朋友，做太太，我不会考虑。”

“少爷！左挑右挑，最后挑个丑八怪。”

“那就是命了，”我记起来问，“好啦！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批货进来，需要些现款，找你调调头寸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十万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最晚明天，现在开张票子给我更好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用一个月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”

我开了一张十万元的即期支票给了快乐鬼，因为我跟他从初中起，就是好同学，彼此信任，所以，连张借据都不要。

“你舅舅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还得半年，”我欣喜地说：“已经有了新舅妈。”

“真的？早就应该有了，怎么样？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七八。”

“漂亮吗？”

“菲律宾华侨，看照片，相当漂亮，不知道怎么会喜欢我舅舅的？”

“你舅舅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五十五。”

“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。新舅妈是为了爱情？”

“这倒不假，因为她家也非常富有。”

“我由衷的祝福他们，”快乐鬼站起来：“我走了，太太要我早点回去。”

“很听话，不错嘛！”

“一个够标准的丈夫，”快乐鬼从桌上拿起支票放进口袋里：“唐之虎！我太太的表妹，快要从小西班牙回来了。”

“也许一身牛臭。”

“她给我太太的信，每一封都激烈的批评西班牙的斗牛，因为她觉得戏弄了一个动物，最后杀了，是最残忍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没有沾上牛臭？”

“我认为是，老实告诉你，她比我太太漂亮多了。”

“等她回来，我请吃饭。”

“我是赏光，这是我的新住址，有空去玩，地方不错。”

“你买的房子，什么时候盖好？”

“三个月能够搬进去，算是最快的。”

“要不要我的车送你一下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坐计程车，再见。”

“问候你太太。”

“拍拍她的马屁倒是需要。”

送走了快乐鬼，我回到客厅，感觉无聊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只住着我和奶妈，因为我是一个遗腹子，母亲生我时，又不幸死了，于是，舅舅舅妈收养了我。奶妈喂大了我，非常疼我，我把奶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。为了舍不得离开我，奶妈有两次再婚的机会，她都放弃了，这种牺牲精神，令我感动，令我敬佩。现在，奶妈有五十多岁了，她的晚年，我

应该让她过得舒服。

“之虎！”

“奶妈！”

“隔壁高太太家来了一位客人，也不知道怎么谈起了你？后来，高太太问我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老实说了你还没有；她说，她的同学有一个女儿，家政学校毕业，说是文文静静的，长得也不错，要我问问你有没有意思见见面？”

“奶妈！”我笑说：“我的红鸾星没有动，见面也没有用。明天看见了高妈妈，我会谢谢她的好意。”

“你也该有个女朋友了。”

我知道奶妈一直在为我的婚姻问题着急。她当然会着急，因为在她心目中，我就是她的儿子。实在说，我虽然不幸，没有了父母，但我比起那些没有人怜爱的孤儿，又要算是最幸运的了。舅舅舅妈疼爱我，奶妈视我如己出，最伤心的是舅妈于四年前，因心脏病去世。

“奶妈！当我真正喜欢一个女孩子时，第一个先告诉你。”

“好吧！”奶妈欣慰地：“我等着。”

“我已经请了一个下女，明天就来，奶妈！我不能让你再烧饭啦！洗衣啦！”

“我还做得动呀！”

“报答你养育之恩，让你过舒适的日子是最好不过的了。”

顿时，奶妈湿了眼睛，自然是我的这份孝心所致。如果，我对她不好，便不能算是一个入。

我是学机械的，因而，舅舅要我当了大唐机械工厂的厂长，倒也学以致用。

工厂里员工一百多，我开除过两位人事主任，因为他们用任不经过考试的亲戚朋友，而我又恨这一点。公开招考，即能用到真正的人才，那些有本领的应征者，不至于因没有人事关系，而摒挡于门外。

“厂长！李月娥不会再干了。”

“不能挽留她？她的字打得相当的好。”

“她下个月结婚。”

“婚后不工作了？”

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住在南部的。”

“那就不能勉强了，招考吧！”

“是。”

管人事的杨主任离开了以后，我想到送李月娥一份结婚礼物，以酬谢她这两年在大唐机械工厂的勤劳、认真。电话响了：“喂！我是唐之虎。”

“我是刘金龙。”

“嗨！什么时候到台北的？”

“今天下午两点多钟。”

“现在哪儿？”

“你家，奶妈说你在工厂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”

“即使有事，也要放下，回家陪你。”

“唐之虎！我还带了一位朋友。”

“欢迎。”

“快回来吧！一年多没有见了。奶妈说你光棍不要紧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你有了？”

“带来的就是。”

“嘿！居然带了女朋友乱跑，不会是私奔吧！”

“放心，我刘金龙不做这些事情。”

“好吧！一会儿见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立刻离开了工厂。

刘金龙这小子带的女朋友，居然是个外国妞儿，满头金发，长得迷人极了，说一口标准的国语，对刘金龙亲热得很，看样子，他们的感情不是一眼眼，她还有个好听的中国名字：“这位是叶丽珠小姐，国语说得很流利。”

“我是唐之虎，欢迎叶小姐光临，请坐。”

“谢谢，”叶丽珠大方地：“唐先生家的房子非常漂亮。”

“哪里，请坐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桌上摆的是茶，也许外国妞喝不来，便叫着下女：“阿菊！煮咖啡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叶丽珠的声音特别好听：“唐先生！我最喜欢喝茶。”

“完全中国化了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我爱中国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我的男朋友也是中国人。”

我看看刘金龙，这小子一脸的得意，叶丽珠怕我不明白似的，干脆说个明白：“我就是金龙的女朋友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我立刻表示高兴地说：“我深深的祝福着你们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现在，我请你们去吃饭。”

“就在家吃好了，”刘金龙很认真地说，“丽珠很随和。”

“唐先生！”叶丽珠很好玩，“我会烧中国菜。在家里吃饭，可以让我烧两样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红烧鱼和榨菜炒肉丝，”刘金龙总是在一旁补充，“丽珠最拿手了。”

“叶小姐：我就不客气了，吃吃你的拿手好菜。”

“我会烧，不一定拿手，金龙吹牛的，我和阿菊去买菜好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：我问问阿菊，家里还有没有？”

“没有了，”阿菊说：“我这就去买。”

“阿菊！”叶丽珠起身，兴趣浓厚地：“我和你去，”她还非常尊重刘金龙：“金龙！我可以去吗？”

刘金龙笑着点了点头，叶丽珠既然有兴趣，就让她去吧！她们走了以后，我忍不住好奇，问：“你小子怎么认识了一个外国妞儿？”

“她追我。”

“叶丽珠说的，你吹牛。”

“唐之虎！一点不吹，假如吹了半点，我不是人。”

“这样认真干嘛？”

“有一次，我到澄清湖去赴约会，七等八等，也不见吴娟来，她是个最会失约的女孩子，我一气，下定决心，不再理她了，即使痛苦，也忍了。”

“正在你下了决心的时候，叶丽珠出现了？”

“唔！她一个人也在澄清湖，拿着照相机，到处地咔嚓，咔嚓，她竟偷偷地照了我；然后，走近我，愿意把照片